

永远的阿伦·雷乃(2)

◆ 李东然



■ 导演阿伦·雷乃(摄于一九七六年)

革命者

阿伦·雷乃最重要的成就在于,通过忽略所有过往在电影这个艺术领域中已有的成就,为作为艺术的电影重新找到新的方向。《夜与雾》片长仅 32 分钟,却始终位列最伟大的“二战”电影之一。32 岁的阿伦·雷乃正式以电影导演身份开始工作的第一部作品,选择的便是政治、伦理、道德风险很大的题材。《夜与雾》耗时仅 7 个月。在集中营里用人生经验为艺术创作前提的诗人和小说作家让·卡罗(Jean Cayrol)以编剧身份成为雷乃的合作者,阿伦·雷乃很清楚这种合作在自己作品中的意义,他说:“人们总是努力去选择遗忘,事情也终会被忘记,这自然得就像是生存本身。难得的是这里或那里,总会有人愿意仔细地记住。卡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愿意和我一起创作这部电影,剧本的相当一部分是我们

到达波兰之前完成的,在拍摄现场我们又做了许多调整。而在德国方面,除了一些友好的通信,我们没有更多的交流。”

对于这部纪录片,雷乃和卡罗有着默契一致的诉求,讲述那些有关集中营的真相,不是去为死者树立另一座纪念碑那样简单,而更多在于“提供沉思的例证”和“提供一份传单,一个警告”。卡罗非常明确自己并非为反对某一个国家而作证,恰恰相反,他想要反对的是“一个不尊重每个人的初始权利以及他们的本源和特性的始终普遍存在的系统”。

但正如雷乃对这种合作关系的解释:“从来没有把自己驱逐出境。”《夜与雾》从集中营的旧址那明丽的蓝天绿草开始,那些废弃的直白而简单的建筑静静耸立着,似已无伤于这静谧柔和的郊野风景,直到那些穿插其中的冰冷的黑白影像,给人逃之不及的毛骨悚然感——被当作试验品的肉体,等待被毒气熏死的人群,成堆的女人的头发,病床上饿得只剩下白骨却仍在咀嚼着衣衫的人们,推土机翻动着成堆的苍白尸体……看得出导演对于这些资料、照片和新闻纪录片使用上的克制,更重的反而是那些现实色彩与冰冷黑白之间的相接,因此 32 分钟的篇幅,影像之间却有着惊人缜密的结构,最终与开场那些斑斓彩色相互呼应的是结尾那一片死寂混沌的苍空,一次又一次地跳跃与照应之间,雷乃完整了自己的严肃叙述——正是这样平静美好的土地上,生长且潜藏着比如集中营这样的存在,阳光再温情,也无法阻止它们在某个瞬间苏醒,猖狂肆意而无遮无拦,这是真正的恐怖,不在画面本身,而是穿透影像之间的思考。

为《夜与雾》作曲的是著名奥地利反法西斯作曲家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相比画面的冰冷,音乐显得更加悦耳。“画面越是充满残暴血腥,音乐反而越是柔和,我想艾斯

勒和我都想要用音乐去传递那最后的一抹希冀的色彩。”雷乃说。

从新文学到新电影

1959 年的《广岛之恋》被写进了每一部关于法国电影新浪潮的教科书。1958 年,当克罗德·夏布洛尔的影片《漂亮的塞尔其》和让·鲁什的影片《我这个黑人》等一批较新颖的影片纷纷出现在法国银幕上的时候,法国《快报》周刊的专栏记者法朗索瓦兹·吉鲁第一次使用了“新浪潮”这个名词来谈论当时的法国电影。作为这一年标志性的影片,当然还有特吕弗的《淘气鬼》。“新浪潮”的背后是这样的历史大背景:法西斯垮台后的历史性审判,斯大林去世以及对他的重新评价,国际左派势力的失落和茫然,以及不光彩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越南战争,青年人开始视政治为“滑稽的把戏”。

正如美国的“垮掉的一代”、英国的“愤怒青年”,法国的“新浪潮”同样也是一场属于年轻人的运动,当年的主力干将中,马勒是 26 岁,戈达尔和夏布洛尔都是 28 岁,这群围绕着巴赞《电影手册》的年轻影迷、影评人相继成为电影作者,逾 200 位年轻人拍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

阿伦·雷乃与其所属的“左岸派”,不否认那些与“电影小子”们的共同爱憎,同时他们也公然反对所谓“新浪潮”的归属。其实也并不难理解,“左岸派”指的是聚集在塞纳河左岸“门阶出版社”这一左翼作家团体周围的文人,1958 年这一年,作家杜拉斯 44 岁、阿伦·雷乃和罗伯·格里耶 36 岁,亨利·高尔比和马克 37 岁,甚至最年轻的阿尔芒·卡蒂和阿涅斯·瓦尔达,相比电影小子们而言,也都是教育和知识都更充分和成熟的另一代。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对于社会和政治话题有着更强烈的表达愿望。雷乃曾经坦言,他关注社会政治的话题,并且围

绕事件和记忆的中心,从文学的角度入手,表达自己关于哲学世界的命题。

《广岛之恋》是阿伦·雷乃的第一部剧情长片,雷乃起初的想法只是延续《夜与雾》的“二战”政治话题和纪录片美学探索,为原子弹爆炸 12 年后的广岛拍一部纪录片。经过几个月的拍摄,他放弃了初衷,在他的眼里,广岛的巨大历史创伤已经超过了纪录影像作为媒介的表意范围,或者更多的徒劳拍摄只是对这场人类浩劫的蔑视。回到巴黎的雷乃请来同属“左岸派”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广岛为背景虚构一个故事,她却受限的真实,固定流动的破碎的记忆。据说《广岛之恋》只花了杜拉斯 15 天的时间。

他:“你在喊叫。”

她:“起初我没有喊叫我在轻轻呼唤你。”

他:“可是我已经死去。”

她:“我还是呼唤你即便你已经死去。”

他:“你喊些什么呢?”

她:“你的德国名字,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你的名字。”

闪烁着沙砾和汗水的肌肤,铺张地展现在银幕上,那是一部分紧密相拥又苦痛纠缠的躯体,除了切近可感的情欲,作为主人公的男女甚至没有具体的名字,情节也极尽淡化,不断重复地交谈,却没有真正的交流,话语隔着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日本男人的记忆是广岛——被摧毁的故乡,而法国女人的记忆是小镇奈维何,战争中沦陷的家乡,在那里她曾和一位德国军官相爱,德军撤离的时候,军官遭遇了暗杀,而她也承受了来自同胞的残酷折磨。

两个城市中的记忆被交替剪辑,超现实主义代替了时空的连续性。此时是何时,此人是何人,无论影片的主人公,还是看电影的观众,都无法分辨清楚,而全部的情节叙述也只是独白。

援疆日记

闵师林



自治区援疆办召集各委办局对援疆明年资金计划进行讨论,实质上有“过堂”之意,各援疆指挥部汇报。今上午先由上海、广东、山东、深圳汇报。我代表上海指挥部首先作报告,张岚同志具体报告项目。各方总体对项目充分肯定,也对个别计划提出建议,这主要是自治区与地区尚未及时沟通,还需进一步研讨确定的。主要涉及牧民定居。莎车计划明年新建 700 户。自治区农委提出明年莎车计划 700 户,但泽普要加 50 户,这有点突然。泽普自去年至今从未说过县域内有牧民。这增加数虽小,对资金盘子本来就小的泽普来说,又难上加难了。我让工程组与地区安居办沟通,让安居办与自治区和县里协商统一。涉及国家和自治区也有补贴部分,计划数不一,明年就不匹配了。

下午两时赶到机场,却获悉飞机延误至晚上九点,有雾。连忙在附近天缘酒店订了房,休息了一会儿,见缝插针,与洪启、亮程等几位朋友联系一聚。后洪启选定在野马就餐,餐后参观了野马的艺术馆、酒店、公园等。认识了野马主人。戴顶长舌帽,胡子拉碴。嗓音有点沙哑,个子不高,1963 年出生。据他说是阿勒泰人。据说曾在山上挖金,一度落魄至极,连工资都发不出,雇工都缠着他。某一日,或许是终于挖到了金块,一下子投资外贸,又开发房产、建造酒楼、圈地辟公园。在乌市高新技术区开创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创意天地。会所里不仅有价值不菲的红酒窖。还有上百匹不同国度的马的照片,各种民族的艺术收藏。他是摄影发烧友,还被评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的六大摄影家之一,购置了好多套世界最昂贵的摄影摄像器材,专辟了一个摄影室,显示了大腕风格。

临走,他请我们喝茶,还一笔一画地签名,赠送了他的作品集。

2011 年 12 月 16 日 周五 喀什 莎车

登机又从深夜 12 点 40 分延误至凌晨 2 点许,登了机,又在飞机上呆坐了一个多小时。晚上下了一点雪,跑道不够起飞的摩擦系

数,得除冰之后,机上的雪也得清除,如此折腾,大约 3 点 48 分才起飞,5 点 23 分到喀什。约 7 点才上床睡一会儿。

在候机和飞机上,写了几首诗,是以《外乡的雪》为主题的。写了前三首,在跑道除雪等待飞机起飞时,在飞机上又涂鸦了第四首,飞机要起飞了,匆忙收了尾。

11 点多坐车到莎车,参加陈总带队的调研,晚与莎车县委县府等领导又在莎车援疆楼用工作餐。之后,又开会,研究立功竞赛名单、援疆楼方案、明年资金计划,直至凌晨一点半。

头时常眩晕。不明原因。一阵一阵的,仿佛地震了,楼体晃动。倘若真地震了,我也感觉不适,以为是头晕了。得去查查。

12 月 17 日 周六 喀什 莎车 泽普 晴

陈总带队与莎车县委、县府对表明年计划,因为事先作了充分沟通,这过堂就轻松些了。会议结束得早,便驱车直奔泽普。在泽普先找了一个会议室,对援疆捐赠资金的到位和使用情况作一讨论。捐赠者众多,如何确保资金及时到疆和管理使用,是难点,也是关键。饭后稍作休息,便又与泽普县委、县府对表明年计划。会后,到几个点察看。地区的帮扶中心和爱心超市令人有暖暖情意。指挥部还向两位贫困老人捐献了食用油和大米。

泽普分指挥部小吴是个有心人。上次我说到什么时候搞一点点莫合烟丝来见识见识。他今天告诉我,带来了。莫合烟丝是人工切碎的,梗叶丝比一般香烟略粗大。黄的是梗,绿的是叶,闻着,有点木屑的味道。小吴用报纸卷了一支点燃了,烟味浓重,介于雪茄和普通香烟之间,更接近雪茄烟。泽普玉买尔江县长介绍说,如要味重一些,就多放点叶,反之就多放些梗,以前买卖时,梗与叶分开放置,按买主意愿抓拿。我只是见识,并不抽一口。

晚饭后,召集综合组、工程组、社会组、分指挥部和代建单位研讨泽普实训基地和职业高中的内部设计、开办方案、资金和时间安排,明确明年七月底工程结束,八月份验收完毕,九月一日举行交钥匙项目交付使用及启动仪式。请分指挥部在社会组及上海市教委指导下,拿出计划方案,明年春节前讨论审定。(14)

24.斯韦思林杯又重新回到了中国

中瑞决赛的最后时刻来到了。王涛上场了,他神色显得很自信。首局比赛开始,王涛一度 2:6 落后于佩尔森,后追成 6:6。接近中局后,王涛果断地发球抢攻,接发球抢攻,以 18:12 占据优势。此时的佩尔森显得心理压力很重,打得保守,王涛以 21:14 拿下首局。观众席内有不少人站了起来,掀起激情的浪涛、加油的浪涛、掌声的浪涛、红旗的浪涛……

王涛拿着球拍走向挡板外的蔡振华,比赛时场外指导是运动员的精神支柱。蔡振华递给王涛一瓶矿泉水,王涛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比起对水的渴望,王涛更渴望的是聆听蔡指导言简意赅的战术布置。

第二局从中局开始,王涛虎威大发,连取八分,大比分领先佩尔森。胜利就在眼前了!观众席上的人全都站起来,迫不及待地等着王涛快点拿下最后一分。王涛每得一分,观众席就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加油声。

王涛乘胜追击,以快速左右调动的战术瓦解佩尔森的攻势。佩尔森虽竭尽全力,却无法抵挡王涛急如流星的左攻右杀。佩尔森感觉今晚的王涛如有神助,与两年前哥德堡世乒赛上的王涛判若两人。

20:10! 王涛只要再拿下一分,中国队就赢了!佩尔森不愧为久经沙场的老将,此时他大胆地搏杀起来。得了一分!又得一分!!哎呀,又得一分!!!佩尔森竟然连得三分!20:13! 王涛稍稍镇定一下,他意识到要“咬”住!王涛放开手脚,大胆搏杀。几个回合后,王涛一个大跨步侧身直线强攻,佩尔森回球下网。赢了!中国队赢了!王涛激动地将球拍抛向空中,他紧握双拳猛地伸向空中,然后就势仰头向上一倒……这时挡板外的队友马文革、丁松、刘国梁、孔令辉也都呼喊着冲入场内,一个个以高台跳水般的动作扑向王涛,将王涛紧紧地压在下边。记者们都一下子涌过来,抢占最佳位置,拍下这感人的瞬间……全场一万多观众也都欢呼沸腾了,有的吹喇叭,有的击大鼓,有的雀跃呐喊,有的喜极而泣……天津体育馆顿时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这时队员凶猛,忙把王涛扶起,一起拥向

乒乓中国梦

李玲修 王鼎华



蔡振华,拥抱已不过瘾,干脆抛一下,就像当年中国女排夺冠抱她们又敬又爱又怕的教练袁伟民一样。于是有人拉胳膊有人拽腿有人托腰,然后一齐发力,将蔡振华抛向空中!一次,又一次……观众们开心地笑了,报以热烈掌声,恨不得也进场去抛一下这位被媒体称为少帅的好教练,这位用崇高理想和无坚不摧的锐气引领中国热血男儿重新夺回了斯韦思林杯的英雄!

在这神圣时刻,队员哭了,教练哭了,主教练哭了,领队哭了。憋了六年的眼泪尽情流吧!让泪水洗刷六年的艰辛,洗刷六年的压抑,洗刷六年的渴望,洗刷六年的坎坷,洗刷六年的耻辱!这哪里是泪水啊,这是乒乓健儿热血的喷涌,报国豪情的彰显,青春凯歌的高奏!想想走过的漫漫翻身路,他们应该骄傲,应该自豪,应该欢呼!力没白出,汗没白淌,苦没白吃,伤没白淌,脑没白费,架没白吵,检讨没白写……今天,1995 年 5 月 8 日,我们终于可以向祖国和人民响亮地说:“中国男队已走出低谷的沼泽地,重新攀上了世界乒乓球的巅峰!象征着乒坛最高荣誉的斯韦思林杯又重新回到了中国!”

发奖仪式在音乐声中开始了,蔡振华率王涛、马文革、刘国梁、孔令辉、丁松五员大将穿着紫罗兰色的领奖服,依次雄赳赳气昂昂地向领奖台走去。全场观众拍着与乐曲节奏吻合的掌声,向他们传递发自内心的祝贺与敬意。

音乐声中,英格兰乒协主席兰萨姆向中国男队授予斯韦思林杯,国际乒联主席哈马隆德为中国教练与参赛选手挂上金牌。这是蔡振华第一次以主教练身份和队员登上世乒赛男团冠军的领奖台,心中充满喜悦和激情。头顶上的五星红旗映红了他们的脸颊,耳旁奏响的国歌激荡着他们的心房!一万三千人的热烈掌声与欢呼声,冲击着体育馆屋顶,在这掌声和欢呼声中,蔡振华一次次高举起手,中擎着的斯韦思林杯。杯上刻着中国乒乓球队许多前辈的姓名,也将刻上他和王涛、马文革、丁松、孔令辉、刘国梁的姓名。当然,荣誉不仅属于杯上有名字的人,她属于中国乒乓球队,属于中国体育界,属于中国人。